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

三
鱗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

鱗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履冰

王履冰本未明大道亦不知修行大丹之法
惟偶得上清寶經太素真人隱朝禮願上法
常以每月各日其夕入靜室燒香北面修行
祝之祕行之三十年得乘雲駕歛昇入玄洲
其李仲子趙雙成范叔及管平阿李順賢延
安生等皆得此道修勤不替俱為真仙或處
玄洲或昇崑崙之傍或登三元之宮矣

岑道願

岑道願江陵人也萬州兩傍多大山江之南
林壑尤虛邃有巖磴然甚大隋末先生避難
泝三峽至此愛之遂隱巖下常食黃精時百
餘歲膚若冰雪浩然莫見喜愠積二十年蛻

鱗三

迹而去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臨江商人至廣
陵將還見老人儀冠甚偉以香鉢兩囑商人
徃先生巖然之商人歸偶忘焉舟抵湖灘濤
波雷怒不可止商人方驚悟返詣巖然香已
而鼓柁平行更無留礙德宗貞元中監察御

史段文昌曰先生浩劫士也何乃竦動觀聽
爲神奇探其蹟當以浮世聾瞽不省至道故
以感發之宋神宗熙寧十年本州禱雨即應
太守聞於朝詔封虛鑒真人

王順

王順採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山有王順
峯靈應昭彰至今不絕

吉留馨

膠東有異人不知姓名常歌舞於市曰吉留
馨後於市中白日乘雲而去

王賈

王賈在東海山中詣神仙胡毋丘力君受太極上元年紀之術服朱草神芝得仙其山在海中望之甚近而不可到山上多木芝靈木神草蒼靈龍龜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

鱗三

二

河洛元命曆等書

王叔明

王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華陽山北與鮑元治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習何術未顯其事皆得仙去

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睿宗先天中歷官尚書
郎連典劇郡玄宗開元中出守潤州頗有惠
政遠近稱之若山常好長生之道弟若水爲
衡嶽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常召入內殿懇
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
會爐鼎之客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
財殆盡俸祿所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
紀極晚歲尤篤志焉以潤之府庫官錢以市
藥賓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俱不聽納一旦

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門欵謁自言
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薊若山見之盡
禮加恭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旨若山
博採萬訣歌誦圖記無不研考問叟所長皆
蔑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瘦老劣

麟三

三

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欽奉承事曾無倦色
一旦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
足貴爲方伯力尚多闕一旦居閑何以爲贍
況帑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憂之若山驚曰
某此不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

若緣此獲譴固所甘心但虞一家有凍餒之
苦爾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日若山
飲酒素少是日亦飲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
異之泊夜月甚明撤觴徐步庭下良久叟謂
若山曰可命一僕運鑪鍋鐵器十數事於藥
室間使僕布炭壘爐曰鼎鉗之屬爲一聚熾
炭加之烘然如蜜不可向視叟於帶間解小
瓢出丹二丸投於火中闔扉而出謂若山曰
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馬尚正真性無忿
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

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爾吾所
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
支納帑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爲去世
之計翌日相俟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
山凌晨開闕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扃閉之

即與寮吏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金山寺
既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
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招揖若山遂入漁舟中
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
山矣郡中几案收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

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暫榮
浮生難保惟是登真脫屣可以後天爲期昔
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
留侯之去師赤松是畏其生不可久存也二
子之志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早

麟三

四

悟昇沈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偶得
丹訣黃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延察
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
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
闈不勝犬馬戀軒之至玄宗省表異之遽命

優恤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內臣齋詔江表海
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知
舊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肆中見若山鬻魚
於市混同常人睨其使而延之入陋巷中榮
迴數百步乃及華第止使與食哀其久貧市
鐵二十銚明日復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
使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南
嶽總真集云其弟若水尸解於南嶽

王向

王君諱向杜陵人也生而持稟竒操曰久望

終南高峯謂父母曰兒長大必居此山以求
出世鄉里異之博採墳典經目即誦之年既
冠與里人鄭爽業文舉進士二年未中第退
居南山石門谷以坐忘返照爲事累年神仙
孟先生降授三一五千之道能變化飛行分

形散影唐明皇開元末其友人鄭爽爲御史
奉使揚州既至於途中見向弊衣偃僂側立
道隅鄭惻然憫之使人召至傳舍問其遊息
向以旅寓困悴爲答明日復來謂鄭曰吾子
眷眷有故人之情能易服降貴過予弊廬乎

鄭然之即更衣潛往經歷闐闐復入陋巷若
由荒徑殆無人蹤藁榛隘翳者數里乃及所
居入門則向請先入為席久之使侍者引鄭
即進見金樓寶臺朱甍翠殿非人世所睹向
霞冠雲衣羽衛嚴盛勢若王者鄭悚悸不敢
仰視留宴一夕竒饌仙樂不可目名及曉相
送于門謂鄭曰子雖名遂功成而力尚清困
使左右樵僮持弊蓋引還傳舍即以此蓋於
市質錢百萬以贈於鄭自此不知所之復往
追訪無復舊迹使回京師具以密奏時明皇

棲心神仙亦詔淮海節度使物色訪求竟不能得向與鄭話舊之時云已為太一仙人矣

羅子房

沖虛子姓羅名子房唐玄宗開元中父子修行於玉笥元貞觀其父尸解葬空棺於觀則沖虛子久亦功成駕空舟於門外杉表騰空而去

王夔

小有洞真人王君諱夔嘗有過謫於人間五年當執房效役南陽張茂實家華山下唐代

宗大曆中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因得叟焉
年可四十餘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
者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寶將厚
賞之不受其家益憐之居五年一旦辭茂實
曰叟本居山家業不薄運於厄會須執役以
禳之今厄盡也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
留聽之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深
恩思有以奉報叟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象可
觀能相從一遊可乎茂實曰可叟於是截竹
數尺於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

痛左右悉令去取藥既去潛置杖於衾中抽
身出來可也茂實依言爲之叟曰君可遊吾
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鞭驅青
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左茂實欲退叟曰無
苦但前行既到叟乘麟令茂實與黃頭各乘
虎茂實懼不敢前叟曰旣相信豈必復畏且
此物人間之極駿者但試乘之遂僂其上穩
不可言於是奴引茂實從上仙掌越壑陵山
舉意而過殊不覺險峻如到三更計數百里
程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

非人間所見將入門揮鞭曰阿郎來紫衣吏
數百人羅列道側漸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
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前引遂入
中堂宴食畢令茂實坐實入更衣反坐衣裳
冠冕儀貌堂堂實真仙之風度也其牕戶堦
麟三
闔屏幃牀榻茵褥之盛人世非有鸞歌鳳舞
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
之事歡極實曰此乃仙居非人世所到此君
宿緣合得見此故有逃危之遇仙路路殊靜
塵難雜君宜歸修心三五劫當復相見實比

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
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視生死之
海且曰樂非難求苦亦易遣如爲山者掬土
增高也自是修歷五六劫及證此身迴認委
骸積若山嶽念念修心倏已一世形骸雖改
此心不忘修致其功則亦非遠亦時有心達
氣清一言而悟者子勉之黃金百鎰爲修身
之助令黃頭與茂實等從到乘麟處復令黃
頭執之躡步送回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
井中躡抽去竹杖令茂實潛卧衾中躡曰我

當蓬萊謁大仙伯明旦蓮華峯上有彩雲東
去我乘之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
問茂實給之曰初腹痛忽若人召遂奄然爾
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既來呼之不
應已七日矣惟心尚暖故未能殮爾明晨望
蓮華峯上果有彩雲東去茂實遂去遊名山
後不知復所在因號復爲麒麟客焉

王四郎

王處士第行四郎洛陽尉王琚之孽姪也少
時隨母他適自後或至琚家不復錄矣唐憲

宗元和中琚常調自鄭入京過東都大津橋
四郎於馬前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之
識因言其名琚哀愍之四郎乃曰叔今赴選
姪有少物奉獻即於懷內出金五兩色如鷄
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之到京於金市訪張
蓬子付之當領二百千琚異之即請曰爾頃
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比居王屋小有洞天
今有家往峩峩山知叔到此故來拜候琚曰
爾今停泊何處曰中橋逆旅席家琚曰吾即
看爾曰行里有期恐不得祇候琚徑歸易服

而往則已行矣因詢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
皆殊色至於此宿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
肩昇先行去往劔南琚私竒之然未甚信重
及至上都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金
一訪於市果有張蓬子出金示之蓬子驚喜
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曰二百千蓬子
遂依前而付曰若更要則可再來吉兒遂以
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蓬子蓬子曰此道
者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胡專此伺買
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爾逾則不可售

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訪問不復見之

葉千韶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師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忽大風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

麟三

九

備仙籍褒陞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劔佩龍虎符部從鬼神甚衆有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

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
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
授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
簿書請召則應命後自長嘯則風生林壑嘒
水則雨流原野足擦地則雷鳴轆轤手畫空
則電光爍爍乃遊行天下每徉狂醉傲於城
市間忽驅叱以振威人問之則曰我見某處
火災某處亢旱使雨以救之耳人驗之果然
常經過州縣適逢亢旱人請千韶祈雨即備
香案啓祝須臾雨降有請致雷者脚擦地便

鳴從地底發，轆轤聲。或苦雨祈請不應，千韶立爲止。雨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郢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

者終身病不再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千韶遊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命，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肩、脇、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於是風颼颼從脚心出，三日平復。

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
及人乃謂賓吏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
感異人以相救度董奉還杜燮之魂今可侔
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韶昉乃
迎之於郡齋以師事之厚以金帛謝之千韶
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矣後有人於荆湘間
見千韶話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後隱於西山
時有人見之者

王璨

王璨一作琮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歲爲王

屋令嘗念黃庭經六千遍欲自註解而未了
深義罷官居山之下絕穀咽氣乃入洞中行
三二十里忽然平闊壁立萬仞下嵌室石牀
案几儼然若有人居案上古經一軸不敢輒
取再拜言曰臣慕長生竊入洞天是萬劫良
會今睹玉案玄經願真仙許塵目一披良久
忽有一人坐於案側曰子勤至也吾東極真
人王太虛與子同姓黃庭經吾了所註便授
於子復以桃核一片予之大如數斗器此桃
出融皇澤中食之者白日飛行此核磨而服

之不惟愈疾可以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言訖不見璨乃攜核與經而歸服核誦經狀貌益少東極真人註黃庭經世或有之

李珣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

鱗三

十一

珣性迥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年老珣繼之人有糴之與糴珣即授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

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
春秋較摧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
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
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
之助邪後父母歿世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
業值唐李珏出相節制淮南而珏以新節制
同姓名避之乃改名寬李珏下車後數月修
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煙花爛
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
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

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
久歷顯官又陞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
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
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
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

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歷
記前事益驚嘆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始召江
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
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
珏乃以車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爲道兄

一家欽事朝夕參禮李寬情性素澹道貌秀
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
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欽之及月餘乃問
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入夢洞
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

鱗三

十二

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珏復虔
拜以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
具販糴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
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富貴之盡有
損貧賤用之獲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之流

胎息不食之事亦以實對珏日師其胎息後
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
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
目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
解矣

許仲源

唐蜀中酒閣一日有道人過飲童顏漆髮眉
宇踈秀酒酣據扃自歌歌曰尾閭不禁滄溟
竭九轉神丹都謾說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
玉堂關下穴時隣坐有許仲源者見之顧其

儔曰此非塵俗間人也乃起致敬願解所歌
之辭道人曰今日未當說汝必欲知此可於
重九日文人觀相尋許因移席與飲未終而
先去許至日絕早往觀中而道人先已在焉
乃探懷中出一短卷授許曰此老君返老還
童之術也吾餌此藥今壽四百二十三年矣
緣汝宿骨有分加之至懇故以相授若能以
陰功成就之即當仙矣言訖化白鶴飛去許
乃再拜受歸煉服不怠歲數百而有少容行
及奔馬力兼數人後入青城山遂不復見第

子有得其術者因以傳人其歌曰尾閭不禁
滄溟竭者謂尾閭乃東海泄水穴也人身泄
氣之所亦名尾閭若此不禁雖滄溟亦竭矣
九轉神丹都謾說者謂龍虎鉛汞陰陽日月
黃芽白雪嬰兒姹女皆不歸一也惟有班龍
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者謂取鹿角一雙
每三寸截之東流河水浸刷去土每一斤用
楮實子一兩黃臘桑白皮各二兩盛以金石
之器慢火煮三日三夜旋添熱水日足削去
黑皮服之

施無疾

施先生名無疾不知何地人也時往來京素間多不食動經歲月惟日飲少酒人強使之食一飯能盡斗米體有青毛人見則運氣頂髮直立治病以水代藥教人行禮義有狂生

馬存隨之數日先生云汝於吾何求存曰某留心爐火有日矣終不有所成願先生略言大槩先生始則仰面長歎終則俛首責存曰子家貨不啻千萬金玉堆積貫朽於庫粟陳於倉然日食不過數盂身衣不過盈疋尚不

知足無厭之心可知也有好者給汝曰得大藥燒異物爲黃金用以爲飲器則神仙可學也乃誑者之私言非通人之至論昔昌黎翁洞賓初學道有人謂之云當得助道之術我有術用藥煮銅爲銀翁曰有變乎其人曰後

三

十四

五百年乃變歸其元翁曰吾不願學恐誤五百年後人一語感通高厚名藏真府迄今爲神仙存再拜乃去先生多在華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



